

藏族音画舞蹈诗《天域天堂》  
将在人民大会堂上演

本报讯 大型藏族音画舞蹈诗《天域天堂》将于5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天域天堂》以生于青海塔尔寺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原型，讲述了宗喀巴为学习佛教不得返家，母子遥思相念的感人故事，表现了伟大的母爱。

该剧大量运用现代化、高科技的多媒体舞台技术，将三江源、昆仑山等青海自然风光搬上舞台，意图向观众展示青藏高原神奇、静谧的自然景观。同时，大段藏传佛教舞蹈与青海民族民间舞蹈相融合。

其中，假面舞来自于青海羌姆，藏戏等宗教仪式，是藏传佛教舞蹈；神鼓舞和卓舞属于祭祀舞蹈，是典型的藏族民间舞蹈。而舞台上出现的转动佛音碗的喇嘛、手持转经筒的信徒、放酥油灯的男女老少，更是让观众体会到了独特的藏族文化。

（楠文）

第十四届青歌赛决赛启动

本报讯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十四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决赛于4月11日正式启动。共有27支代表队进入了团体决赛，其中，同时产生的位列美声、民族、流行、原生态及合唱五种唱法前30名的参赛选手也将在个人单项决赛中再次精彩亮相，展开金、银、铜奖的激烈角逐。

本次大赛首次采用“评委回避制度”，其中凡在当场比赛中，涉及到有自己作品(包括词、曲)参赛的评委、涉及到有自己学生(临时性上课的不在其内)参赛的评委，涉及到有本地区参赛队和本单位参赛队参赛的评委均不给该选手打分；同时，本届大赛评委地方代表性更强，组队所在地均有一名评委代表参与决赛评分，使大赛更具公正性。

此外，本次大赛将往届复赛调整为半决赛，并公开播出半决赛赛况。在比赛赛程和赛制等方面，团体决赛采用五轮淘汰的赛制进行比赛，各类唱法均鼓励形式多样，在比赛环节上，取消综合素质考核而增设表演环节。

本次大赛的团体决赛、五种唱法单项决赛和颁奖晚会将分别于4月12日至5月6日，6月9日至6月26日，7月2日在央视综艺频道黄金时间现场直播。

（楠文）

北京儿艺  
《宠物总动员》人偶同台

本报讯 北京儿艺酝酿已久的原创大型人偶儿童剧《宠物总动员》将出现在“六一”的儿童剧舞台上。该剧将于5月28日至6月6日在世纪剧院欢乐上演，这是北京儿艺首次尝试“人偶同台”演出，将以全新的表演形式和充满寓意的童话故事再次创造儿童剧新经典。

据介绍，“人偶同台”，是演员操控手持木偶同时进行表演。与传统木偶戏不同，演员不再是隐藏在巨大布景遮片背后，而是与木偶一同出现在台前。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心理除了依靠木偶的动作来表现，更依靠演员的肢体语言与面部表情来刻画。谈到这种全新表演形式的尝试，北京儿艺导演王炳燃显得很兴奋。“去年赴英国学习考察期间，我们接触到了一系列采用‘人偶同台’演出形式的音乐剧，如《Q大道》、《种树的人》、《狮子王》，发现这种形式非常契合儿童的审美习惯。看完演出，我们立刻想到要把这种全新的表演形式与中国的儿童剧完美融合，扩大儿童剧的演出空间，彻底释放舞台想象，创造出新的美学效应。”

由鼠、狗、猫所构成的经典关系是中外儿童作品中经久不衰的主题，而北京儿艺原创的《宠物总动员》则对都市生活中宠物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力求呈现出更为生动有趣，更加贴近时代的故事情节。

（楠文）

雪地乐章

四月飘雪，长春世界雕塑公园内出自海内外艺术家之手的雕塑仿佛都在共同演奏着一曲无声的乐章。经过六届长春国际雕塑作品邀请展，长春世界雕塑公园已拥有来自212个国家和地区397位雕塑家的442件雕塑艺术精品。

图为乌克兰雕塑家列别琴科的作品《骑手车的恋人》。

新华社记者 蒋林 摄



“文化从来不是流水线能够打造出来的。文化要靠时间和心灵悉心酿造，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

最近对于文化产业呼声正在空前高涨，国内的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诸多门类莫不如是，似乎如果不搭上产业化这艘巨轮，或者不被产业化，不仅很难有大的发展，甚至难以生存。对于这股潮流的涌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文化产业指的是大众消费文化层面的文化，它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峰顶。一个民族文化的峰顶是不能够轻易进入产业，也不能产业化的。”

须厘清文化产业化基本概念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我国文化产业却逆势上扬。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总产值大约为6000亿元，就业人数超过1200万人。以影视产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在我国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中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冯骥才式的担忧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也是一次次浮出水面。

在冯骥才看来，只有那些从事文化产品制作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才是文化产业，“不是什么都可以叫做文化产业，比如说文化遗产，有一部分是根本不能进入文化产业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能进入文化产业的那一块，相反就没人管了。比如民间文学，是靠口传的方式传承，但是，你给人讲一个故事，却没人给你钱。可是民间文学却是中国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无形的，如果没人讲就消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有很多这样的文化，它不能被产业化，但是又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传承的这部分要怎么对待？”

“我认为不是只要面向市场，有交换方式，就是产业。”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党委书记田军利最近对“文化产业”概念的误用和泛滥也同样发出感慨。他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在蒙特利尔召开大会时给出“文化产业”的定义，即用大工业化生产方式进行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交换等一系列活动。“文化产业”包含两方面重点：一是大工业化生产方式；二是文化产品生产和交换。如果把需要传统方式生产的文化产品产业化，一定是要失败的。

言论

前几天看了北京昆剧院的《牡丹亭》。这出戏另有个名字叫《还魂记》，皆因剧中讲了一个青年女子为爱而死，又为爱复生的故事。作者汤显祖在《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如此执著于爱的人，恐怕只有到古典时代去寻找。不过，这出戏刚一问世便震动了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倒不全为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还有汤显祖的才华。词写得真是美极了，第一次读该剧，便记住了那段《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这样的文字是有魔力的，它足以使人心驰神往，当时一位名叫冯小青的怨女就写下了这样哀怨的诗句：“冷雨幽窗不可

田军利认为，“现在我们的文化生产中有相当多的产品不能用大工业化生产方式进行，比如剪纸、书画等作坊式、自发、分散、手工生产的文化产品，不能产业化；比如演出业，演员唱歌是个性化创造，不可以被复制，不能大工业化生产，就不是产业。”田军利说，“真正算得上文化产业的中国很少，中国发展文化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加大对精英文化的重视力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化产业成了各地政府争相打造的“新的经济增长



点”，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成了不少地方政府的口号。而争古人、编神话、造古迹，一个古名人，多个出生地；一段古传说，多个发生地；一场古战争，多个古战场，地方政府争得不亦乐乎，公众一头雾水难辨真假。近年来，一切从经济效益出发，已经成了各地开发当地文化产业无需掩饰的目的。

针对这一现象，作家阿来担忧文化产业

多文化古迹变成了咖啡馆，变成了酒吧，变成了娱乐场所。当一切都向钱看的时候，文化就失去了它塑造人的最初功能。”

“文化辉煌应该注意到两个方面的合力：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则建议，要加大力度培养民众的日常修养，并加大对精英文化的重视力度，目前社会上过分重视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这是值得

解玺璋

听，挑灯阅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牡丹亭》的词固然有摄人魂魄的魔力，它的声腔既“流利悠远”，又何尝不使人沉迷其中？昆曲之美，首先还是声腔之美。从魏良辅到梁辰鱼，昆曲的声腔之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叫做“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挫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尖腹尾音之毕肖。功深一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然而，这样的声腔之美，我辈是无福消受的。事实上，早在乾嘉年间，昆曲已经露出了衰败之相，开始走下坡路了。到了我们这一代，更少观赏昆曲的机会，对于昆曲的了解也仅限于书本。早些年我曾见过北昆破败的样子，有人形容“像个大车店”，可见其处境之艰难。

近两年，忽然时来运转，昆曲被捧上了

天，不仅有了青春版、厅堂版，还进了北大的课堂，青年学子可以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解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我辈也多了观赏昆曲的机会。去年就看了北昆的《西厢记》，近日又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看了《牡丹亭》，感觉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那天的剧场，几近满座，而且以年轻人居多，似乎预示着昆曲四百多年后第二春的到来。其实，当下对昆曲颇有好感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先富起来想要附庸风雅，愿意花钱享受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把剧场变成高级交际场所，看戏成为一种点缀；再有就是一些文青，标高审美，向往艺术，恰好昆曲可以满足他们对于艺术的一部分想像。他们对于昆曲的热爱，应该比前者要纯粹得多。

我不知道这两种人谁是昆曲复兴的福音，或者昆曲复兴本身就是一个传说，但不管

人物

江小鱼：渴望缩短人与人的距离

记者、编辑、诗人、评论员、栏目策划、导演，尽管从事过多种职业，但从小生活在工厂大院里的江小鱼，一直关注着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其执导的表现农民工在都市生存奋斗的励志影片《梦想就在身边》刚刚告竣，他的目光就转移到讲述农民工群体生存现状的长篇小说《中国式民工》上，准备把这部由农民工撰写的小说拍摄成电视连续剧。

从最初的网上发布到近结集成书出版发行，江小鱼可算是《中国式民工》的催生者之一，他为这本书写了序。序言中，江小鱼说：“农民工之于时代的存在犹如空气之于我们每个人，作为转型期的中国所特有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将构成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集体记忆。”

采访中，江小鱼告诉记者，他已与小说作者周述恒签订了电视剧改编意向书。江小鱼说：“拍摄电影《梦想就在身边》时，已搜集了大量素材。但是，对于电影来说，毕竟容量有限，影片中所讲的主人公及其奋斗史是一个样本，还不足以辐射到更广大的层面，电视剧则能够更为全面地概括中国当代农民工的生活。”

据江小鱼介绍，《中国式民工》作者周述恒最初并没有打算出版一本小说，而是想做一部网络电影，文中的语言比较朴实，甚至有些粗糙。“但鉴于其内容的生活性、真实性，加之作者最初准备做网络电影的初衷，小说中的对话，以及故事情节的推动，更多是剧本式的，适合影视剧的改编。”

虽已拍摄过同类题材的电影作品，但对于制作电视剧，江小鱼认为还有更大的空间可拓展：“电影中更多的是一个人的线索，差不多都是正面积极的，其他副线展现得不多，甚至没怎么展开，只是一些结果；电视剧则会更具体，把全面、复杂的东西展现出来，能够把内心真实的体验表现得更加充分。”而且，他认为最大的不同是，“电影《梦想就在身边》传达的是一种激励的精神，适合给农民工或者称为‘身份漂流’者看；而电视剧则更期待给城里人看，因为所描述的生活很真实，让其他人来看，告诉他们要了解、尊重农民工，要有悲悯情怀，播撒爱的种子。”



谈及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江小鱼说，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现在国家统计局认为农民工有2亿6千万，但我认为实际数字比这个大得多。我们国家在当前阶段，许许多多人都处于迁徙状态。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身份的迷失’和‘灵魂的漂流’。按照马斯洛的‘金字塔’理论，农民工群体的生活需求有很多是未被满足的，特别是现在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父辈，他们的要求复杂得多、强烈得多，包括梦想也包括欲望。”

江小鱼说，他做过很多事情，每一次都是前一次的挑战，但价值观是相同的。“从少年时期喜欢诗歌，到青年时期崇尚音乐、摇滚乐，再到现在中年时期的影视编导，每个阶段所做的事情不同，但价值观是一样的，那就是追求平等。平等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公正比较抽象，平等则是具体的，很多事情都是源于不平等。当然，追求或实现平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人类社会对价值观的追求与捍卫，将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起始和消亡。”追求平等，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落差，这将是江小鱼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拍摄主题。他透露，预计在6月11日启动开拍的情景喜剧《家有保姆》，也是呼吁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另外，对于在工厂大院里长大的江小鱼来说，丰富的工人阶级生活体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说，“上世纪60年代末，更多的记忆是工厂，是流水线，那是我的精神家园，今后也有可能筹备创作一部有关工人题材的影视剧作品，表达一种工厂文化。”